

的紫罗纱蚊帐里彻夜私谈的时日就播下了。都讲男人间的友谊是豪旷而世故，只有死党没有可倾述的密友；女人的友情却是细腻缜密，需无止无休的私房话作营养，这份情谊老上海话称之为小姊妹。

因为需恪守的既定规矩，不似今日女友间可以随时相约下午茶，上海太太与小姊妹相聚的机会不多。悄悄地两个小姊妹坐在一起，千头万绪竟不知从何讲起：相夫教子招架来自各方的琐事已够烦心，还要八只瓶七只盖将那点收入摆平，尽力堆砌出一个体面的家。当年美得那样自信自傲，让先生费尽九牛之力才追到手的太太，昔日的美艳都散尽在与娘姨张罗一日三餐与种种乏味的家务琐事中。讲到委屈之处，眼神中流闪着郁达夫、穆时英的纤笔才描绘得出的那种婉约的哀怨，边上的闺友忙用眼光扫视一下那边——人多眼杂，犯不着给人看白戏。

上海太太，秀雅内敛，低调却执著，如丝一样的柔又如丝一样的韧，不论在民族存亡的硝烟中还是黑白颠倒的乱世，不离不舍，默默织出几代载满繁花盛况的彩虹。上海太太，不同传统的师母夫人，她们既传承了旧式女子懿贤良淑的余韵，又受西方人文教育的熏陶，是现代版的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芸娘，是沉寂了五千年的中华女界吹起的一支银亮的长笛，为摩登上海抹上一道鲜亮的色彩。

当“上海太太”仅解释为已婚的上海籍妇女时，那放逸得如涓涓清泉的Solo，已成绝响。

上海太太是夹在上海史里的一叶沁着檀香的薄薄的书签，一个不留神就悄悄地给滑落在时间长廊的那一头，幸好，被一位有心的画家轻轻地捡拾回来。

被折叠的时间

画/陈丹青 文/孙甘露

我知道有这样一些人：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基本上由自我教育爱上艺术，视野狭窄，年少时相当无知，盲目地幻想，靠挫折喂养，信奉感性、革命和无上的创造，一眼就爱上佛洛伊德，迷信语词，由租界、鲁迅和文革建立意识的上海，视七十年代为人生的奠基时刻，秘密的“资产阶级艺术”是最初的秘密，后来读到福克纳的文字：“在虚无和忧伤之间，宁选忧伤。”立刻被击中——间或他们选择的是虚无。我就是其中的一位。那时听到陈丹青的名字，差不多就像听到一个传说中的人物，意味着遥远的价值、天赋和荣誉。

我有点运气。一日，阿城在鼓吹了一番《鬼子来了》之后，终于带着姜文的影片到了上海。陈村召我们去凑热闹，就这样，和陈丹青有了一面之缘。

我最早读到陈丹青的文字是刊载在《今天》上的《艺术家肖像——奥尔》，这份断断续续收到的杂志，正像它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，具有卓越的“当代性”，与一些仅仅奉献“当代生活”的东西截然不同。在简短的奥尔的故事中，旋风般迅疾的笔触描绘的是一位行动迟缓的艺术家——他令我想到纳博科夫《微暗的火》的叙述者的那份混杂着自得、愚蠢、清澈和忧伤。精微

的，同时暗含着赞赏和讽刺的技法。（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陈丹青对笔下的有名有姓的大小人物大都十分温和，而那些群众的运气就要差一些。）奥尔，这位无名艺术家对艺术的几乎是绝望地追求，允许我挪用陈丹青另一处的文字来形容此类“做艺术的人”的人生——“庄重得近乎崩溃。”或者如那篇简短的《卢梭》：痴心——没头没脑全心全意。

这些文字的“图式”，完美地具有他的随笔的所有要素：风趣、要言不烦、细节、具有纪德式的自映小说的某些特质——写作（广义的）自身成为创作的对象、观察的喜悦、智慧和修养，还有，沉着。总之，汉语之美。

对建国后中国文化的古怪境遇，陈丹青的描绘堪称经典，“鲁迅先生也真神了，什么事，什么时候，都有他一句现成话。”

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，这位从照片上看瘦小的文化巨人，他的当年报章上的片言只语，在汉语的复杂环境里，被过滤、折叠、悬置、使之看上去尖锐、清澈以及高高在上，从他的最初的真实语境里剥离出来。语言的这种使用方式，在很长时间内，变成了汉语的某种属性，修改着语言的品质，甚至隐约支配着文化的未来。



在邱岳峰、闲散美人、胡兰成等篇章中，他对一个高光时代的文化的暗影部分作了巴特式的研究，之曲折透彻，令人心悦诚服。尤其是邱岳峰，这篇文章，道尽

了这个“高贵的颓废”的“国家电台的异类”，“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、还嘴、嘲骂、耍赖、调戏，”以再标准不过的“国语”为我们塑造了整个“西方”。而在那个年代，“西方”对于我们来说——陈丹青用了一个绝妙的词——是“重听”。

这些“多余的素材”是文字的三联画，从互文性的意义上看，他知道“与传统决裂和权威的丧失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不可挽回的；他的结论是，必须找到一种联系过去的新方式；他发现过去的“可引用性”代替了过去的可传递性，那种支离破碎地插入当今时代的令人不安的力量代替了权威。”（哈那·阿南德《本雅明1892-1940》）

一如陈丹青反复涉及的，他的“过去”的“旧上海”，较之世面上风行的那个要晚一些，他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。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陈丹青时间，对于一代艺术家来说，它的重要性将日趋清晰，并且日益显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这是一代人心智启蒙、感官开启、在暴风雨面前寻求修养、在动乱中由若隐若现地以艺术营造内心宁静的时代。他的笔触所描绘出的街道、人物、琐事物和轻微的回忆，可为后人接触那个时代，接触绘画的陈丹青，提供极为真切的、文献性的、洋溢着温暖感性的“素材”。

他的文字，一如他对典型的具有复杂含义的上海景色的描绘，“夕阳映在园外石库门弄堂墙阵上，经年的乌青灰白中泛着极浅的蔷薇色，有种时光的烂熟之美。”

思索的灵魂

画/赵尔俊 文/赵长天

《我的海子》。哪个海子？

是那个平生落寞孤独的诗王海子吗？是那颗在陨落中燃烧出灼目火焰的慧星吗？

大概是吧。我在画中六双年轻的眼睛里，读出了海子那深深的孤独和无助。

我第一次见到黑白两色构成的油画。当油画丰富的色彩简化成对立的黑和白，单调，居然比丰富还要丰富。

完全赤裸的年轻的肉体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性欲，

真是很奇怪的感觉。不，不奇怪。人本来就是这样面对世界的，天生的、自然的状态。当人褪下遮羞的外衣，人才还原成了真实。

年轻的躯体是健康的、美丽的。健康美丽的年轻人为何如此忧伤？你们六人为群，又正在春暖花开时节，何来深深的孤独？

我听说过画家的艰辛的童年经历。我想，画家不会停留在回忆痛苦的过去。将衣物和背景全部删除，具体的社会角色便抽象成了本原的人。画家表现的是所有人